

洪深劇作選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洪 深 劇 作 選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四 年 • 北 京

洪深劇作選

出版者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(北京市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印刷者

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

發行者

新華書店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書號(302) 本書字數145000 印刷0001-5000

33.5"×45.5" 1/32 印張6 定價7.00元

目次

趙閻王	一
五奎橋	四五
香稻米	101
後記	二五

趙閻王
(九幕劇)

登場人物（以登場先後爲次序）

趙大——趙閻王

老李

小馬

營長

兵多人

王狗子

黑駒多個

前清縣官

衙役多人

婦人

老者

洋人

洋奴

土匪

第一節

第一幕

這件事發生在一個軍營裏面，這軍營所在，本是一個荒村。這荒村卻離城不遠，這城內便有萬千居民，正是人煙稠密，市場熱鬧。這荒村內除了一家糧食店，五百個兵，沒有別的人家，這一營的人，因太冷都睡去了，點得洋燈，生得火盆的，就祇營官們居住的幾間屋子。

這一間屋子，便是營長的臥室。靠後壁爐左，放着一張軍用三摺鐵牀，牀上有白狼皮褥子，西式枕頭，粉紅湖縐的被，靠左邊安着一張上有裝鏡下連衣櫃的矮桌，桌上手槍一枝、軍刀一把、除下來的軍帽、解下來的皮帶，還有粉盒、香皂、鏡箱、香水瓶等，橫七豎八的堆着。右壁上懸一軸美人畫，畫右有門，通着院子。畫左釘上，掛幾件營長的軍服，從壁上偏左有四方紙糊小窗，現時關着。窗前堆了兩隻木箱，都有軍需課封條。屋左牀前，小炭火盆內，還有餘火。屋右營地，放着小方桌子，四把椅子。桌上兩盞洋燈，一盞未點，一盞點着，卻是無甚亮光，想是油盡快滅了。

右首的門，猛地開了，走進一個人來；身上穿的灰色軍服又舊又髒，褂子上的鈕釦，有好幾個早已脫落，腿上也無紮布，祇散着腳管；一雙老棉鞋，當差的日子久了，前面有點張口。他彎着背，聳着肩，滿臉都有紋路，鬚邊微微灰白。他沒精打采，很是疲倦；雖祇四十來歲的人，然而世上的風波經得多了，看來卻像五十出外。

他手裏拿着一把磁茶壺，想是剛沖得一壺滾水。進了門，轉身把門關上。在方桌上取了一個杯子，斟了半杯茶，自己慢慢地喝着；又把兩隻手捧着熱茶壺暖手。茶喝完了躊躇了半晌，忽然想起他本來要做一件事，連忙將茶壺放在炭火盆上溫着，又略略撥了撥炭，拖過一把椅子，想坐在火盆旁取暖；忽地走到紙窗邊，朝外望了一眼，搖搖頭自言自語地打算起來。

趙大 這是多早晚哪！許有半宵多哪，早哩！還得一會兒工夫，纔會回來。（看簾門）咱溜罷！回到自己棚裏，找點什麼吃的，再睡他一個大覺。這十六圈麻將，總得四更天，纔完得了。他媽的，今天真冷！（走到門旁，忽又轉念）算了罷，還是好好的當差罷！這幾天營長輸得多啦，咱也就沒交好運，碰上都是釘子，回頭屋子不暖啦，熱茶沒有啦，咱是幹什麼的！（坐火盆旁）這清茶愈喝愈餓得慌。（對着火盆呆看了一刻，覺得身上冷起來，渾身打戰，在牀上拽了一條粉紅湖縐被，裹在身上，重復坐下。纔要打盹，聽得門外一響，趕快立起，把被放還，那門外卻再無聲息了，便罵道）沒有回來，活見鬼麼！

有人把門輕輕敲開了，伸進頭來，低聲喚道：「喂！趙大爺！」

趙大 （轉身，低聲）是你在外頭裝孫子呀！敞着門，熱氣都跑啦，要進來，快進來罷，老李。

老李 也是個軍人，不過二十多歲，軍服雖是舊破，精神卻還振作，他蹣跚腳走進來小心關上了門。

老李 這兒就是天宮啦，你上咱棚裏去睡去，不凍結實，纔怪呢！（指牀）今兒輸贏大啦。

趙大 知道！

老李 王排長贏了也不敢說歇，多半非幹到天明不可。

趙大 哪一天不到天明呀！（指着洋燈）一宵總得點兩盞燈的油。

老李 （從懷內取出一瓶燒酒來）來一杯罷！

趙大 （接上燈，兩個酒杯，把酒分開喝着）好白乾！

老李 小鋪子的掌櫃，進城來着，捎來兩瓶，一瓶賣半塊錢，真不講理；獨家的生意嗎！村裏也沒
有第二家糧食店。

趙大 小鋪子不是不肯賒帳嗎？（聽着話，一面他將原點的燈吹滅了，另點了一盞。）

老李 肯，聽說快關餉啦。

趙大 誰說的？

老李 小馬。

趙大 小馬不能知道。

老李 嘿！（吃了兩口悶酒，對着木箱，瞥了一眼，夫便即說來意）趙大哥，您跟着營長營差，比小馬可知道得

多啦，我說大哥借幾個錢行麼？

趙大 （笑起來了）和尚碰見禿子，兩頭都是光光的。

老李 別說這個，您比咱們好！

趙大 打哪兒好起來？咱們當軍人的，指着的就是餉；這營裏好幾個月不關餉啦，誰還不乾！

老李 您也是真沒錢哪！

趙大 （說反話）有錢。這有五個多月，沒見一個大餉啦，誰家王八孫子的錢多着呢！（呪了一句，略出得胸中惡氣）老李，這還是走着一鼻子的好運，每天沒有斷了口糧，等着罷！

老李 （憤然立起）等着！這不等着麼？咱們是苦差使呀！幾兩銀子的餉，就是他媽的賣命錢！大哥們一條命，就值得這八兩銀子一個月，還要欠着五個多月麼？咱們爲什麼來着！

趙大 真是。

老李 天下沒有會當差不會吃草的王八蛋，一匹馬還要吃糧食；咱們的餉，是半年不發，差使是半

年不派，要是出的差，開的仗，那怕他媽不關雙餉，總有法子找補找補。打死啦，也算啦。大哥！我這話對麼？

趙大 對！對！（默然有感）我想都有個命，咱們命該倒楣。

老李 當兵也有走運的，你聽說過新編的第八十九師嗎？本來是一旅改的，正招着兵哩！不欠餉，給現錢。

趙大 聽說過。

老李 好多位兄弟們想着：這兒不幹啦，欠的餉也不要啦，痛痛快快的一走，哪兒給現錢，上哪兒去當差。好，年輕不發財，老了等着退伍解散哪！

趙大 （想起從前，又念到將來，不勝悽然）再上別處去嗎？

老李 大哥，您也這麼想嗎？

趙大 （又轉了一個念頭，臉上微有笑容）老李，坐下！

老李不甚明白趙大的意思，糊裏糊塗，在方桌旁坐下。

趙大 咱們皮包着骨頭肉的，都有一個運氣一個命。咱打十八歲死了爺，出來找飯，二十多歲當兵，到過兩廣，出過口子，四川打苗子，南京打革命黨，河南拿白狼，什麼地方沒有去過，什麼東西沒有吃過，什麼大事沒有見過。（順手將矮桌上手槍拿起，看了一看）拿着這枝槍罷！有六個槍彈，祇許要七條命，不許要五條命。弟兄們說咱狠似閻王，咱姓趙的一輩子沒有吃過別人的虧。（得意極了，拍着胸）今天！（不覺聲音悽楚）趙閻王有四十多歲啦，你看！咱還成個什麼東西！（冷笑幾聲）趙

國王不是沒有闊過，（歎氣）唉！好吃的，好喝的，金錶，大洋錢，到手還有不要的麼？可是命裏沒有，水裏來，他湯裏去，發財呀！姓趙的不打那麼想啦！

老李 大哥在這兒餓得樂啦。

趙大 咱不樂，咱也不怨。

老李 打臉水，倒溺壺，沏開水，抹桌子，大冷的天守着夜，招罵，挨嘴巴，做奴才，做豬，做狗，這還不樂！

趙大 你罵人，我打死你！

兩個人睜眼對看了半晌，便似兩位鬼神。

老李 （不願弄糟了事，所以按捺怒氣）大哥！咱是替你冤得慌，有了發財的路子，不能不跟您提，南邊北邊，招兵的地方多着哩，去呀！準有好處。

趙大 （是過來人的話）南邊北邊麼？反正總是一樣啊。

老李 不，您聽我說，咱們營長上頭，不是五爺麼？五爺不算大，祇管一旅幾千個人，上頭有師長，管一萬幾千個人，這上頭還有大帥將軍，他有錢有勢，京裏的總統都比不上他，譬如說罷……

趙大 這個我全曉得。

老李 我提的這位招兵的主兒，也算是師長，可是管着一省的兵，就有一樣好處，（湊近，鄭重說出）是咱們這兒大帥將軍的仇人。

趙大 這是怎麼說？

8
老李 不論什麼人，他都肯收留，要是吃過餉，當過差的，還許派個連長，要是在咱們這兒大帥將軍手下不幹了去的，那是格外的紅。

趙大 咱就不信！

老李 這是新鮮事，頭幾年不這麼着，敢不是因為仇大了。（停了一停）管他那些麼？他們有仇，是咱們的好處，咱們去，還能不紅麼！

趙大 （搖搖頭）你說得多麼容易！

老李 溜！

趙大 溜得了麼！

老李 行！打這營裏出去，別向西！向西十里地，就是城，城裏人多熱鬧，給人瞧見，那就不方便啦。出去衝北，不到二十里地，有個大松林，周圍也有二三十里，山上山下，連成一片。這個林子，白天進去也是漆黑，本沒有道兒可走，地上盡是枯葉、爛樹枝、死老鼠。這個林子，槍打不到，眼看不見，就有千軍萬馬，也是無用。要再一亂一迷道，還許進不去，出不來。像咱們人少，認定了方向，穿過林子，走過山，那就離得他們遠啦，怎麼會溜不了！

趙大 不許他們繞着道兒過山呀？要是給他們追上……

老李 繞過山來，咱們已先走了三天啦，追不上！

趙大 追上拿住，這是槍斃呀！

老李 （心裏確實有點害怕）你拿槍斃來嚇唬我呀！

趙大 逃跑拿住，這不比是喝醉了酒，耍個錢，打壞了人，或是玩個把閨女，犯了這幾樣，還可以求得下來呀！你逃跑，好麼！上頭花了錢養着咱們，爲的是有了事，上氣講打，咱們拚着性命出個力，爭這個面子，這纔叫忠心，你現吃着他的糧，要嘔別處幹去，太不懂得恩典啦！這花錢的大帥，不槍斃你，槍斃誰！

老李 都行！這是拿住了的話。（心裏不服，出語強硬）可是老天爺全看見啦，吃糧當差，憑什麼叫恩典哪！有什麼好處，到過咱的身上來！

趙大 你去那別處，準好許多麼？（苦口勸他）準比這兒好麼？準有好處麼？

老李 有拿着現錢招兵的。

趙大 對呀！不欠餉給現錢啊，（問他一句，言外有意）給多久呢？

老李無語可答，連喝了兩杯酒，坐下自己尋思。

趙大 給不了幾天的餉，銀子也完了罷！

老李喝酒，不去答應。

趙大 再說，你的新弟兄們，許不如這兒舊夥計，倒同過甘苦的。你那位新大帥，許比咱們的脾氣更壞，侍候不對，就要吃虧。

老李回過頭去，不要聽。

趙大 再說現今的世界，哪一個營裏不鬧窮，哪一位騎着馬掛着刀的，不指着訛詐駭騙，害了人，刻薄了自己的弟兄們，發的財！（加勸一句，聲音懇切）到處都是一樣啊！你將就點兒在這裏登着罷！

老李癡癡地睜了他一眼。

趙大 再說你自己就沒有安着好心，人家就有好處到你麼？你還想着紅起來，當連長，做熱夢麼！

老李 （立了起來，頗有點醉意了，身子搖晃着，口齒不甚清楚）咱這去，本也不是做忠臣充孝子去的！（他並不是很醉，不過借着一副酒臉，胡說亂道）官高錢多，天下通行，今兒的世界，做大大的壞事，是高升發財；

做小小的壞事，是挨罵送命；要是安着好心行好事，那是行不去！（拍着桌子）咱要的是功名、大洋錢。什麼叫天理良心，一脚踹得遠遠的去！（提起腳來待踢，卻跌坐在椅子上。）

趙大 你醉啦？

老李 我說的是實話！

趙大 走罷！走罷，走罷，歇歇去罷！

老李 我說的是好話呀！

老李立起來，脚下還是不穩，趙大過去攙扶，發他一把推過。他慢慢地走到門旁，在門上摸了兩摸，摸着轉手，開了門；那冷風迎頭一吹，他立住了腳直了腰，深深地吸了兩口氣，人便明白過來，恍如夢中初醒，往屋裏四周一看，見有一個人正呆呆地望着自己，那人正是趙大。他似笑非笑地哼了一聲，便似失落了寶貝，重又拾着一般，不覺得意，轉身重復關上了門，一步步走過來。

老李 大哥，你瞧！我怎麼就糊塗啦？我把正事給忘啦。

趙大 你還有什麼正事？

老李 咱要借支幾個月的餉，好過個下半世。

趙大 (覺得怪極) 借……餉……

老李 就是，就是！

趙大 上哪兒去借？

老李 問這屋子借！

趙大 別在這兒胡說八道啦！

老李 這屋子裏的錢多着呢。大哥，我跟你商量，這件事你別跟別人提，營長，他富着呢！

趙大 呵呵！富着呢！

老李 這件事秘密着呢！——大哥，我沒喝醉——小馬呀！他說的，他知道，他看見的！也是碰

巧，小馬說，咱們的餉，早打上頭領下來啦，兩個月的，有八九千塊大洋……

趙大 (不耐煩) 沒有的話，領來了餉，怎麼會不發呢？

老李 那就不許麼？營長準是有個用意啊！

趙大 忽然立定了，自己尋思起來，並不答言。

老李 (以為趙大未曾聽見，接着又說) 大哥，他這九千塊錢的鈔票，營長一個人藏着，都在這屋子裏呢！

趙大 搖搖頭

老李 是真的，這是咱們兩個人的機會，過兩天這餉就許發出去，那就遲了。

趙大 (斷定這事是子虛烏有，在他雖是旁人，卻該當將此事的是非虛實辨說明白，他是真心實意，並無虛偽，所以字字說來沉

着響亮) 餉！確是沒有領下來咧！

老李 (不服) 咄！不講理麼！

趙大 (十二分信得過) 我知道！

老李 營裏五百個弟兄們，都不知道，小馬問過排長，排長都不知道，你……

趙大 我(不慌不忙)知道！

老李 你憑什麼，就能知道？

趙大 (十二分拿得定，一字一字慢慢說) 營長的事，就是咱的事，營長心裏的事，沒有不跟咱明說的。要是打早領來了前頭的話，必然打早跟咱提過啦；這前後一字不提，準還是餉沒有領下來。

老李 大哥！我沒有喝醉，您纔醉咧！

趙大 你就不信，咱們營長，還能瞧得起個人。

老李 他可不是很瞧得起你，他罵你王八蛋，打你的嘴巴！

趙大 (直認) 有的！(激昂) 可是他也把咱當做個人看待來着，他使用着咱，他信咱。(轉緩，反是語語沉痛)

當初咱惹下大禍，東奔西走，無地投奔；咱說，一個人，難道真是一點天良沒有麼，倘若有人肯將我收留，讓我改邪歸正，咱從此以後，準要做個仁義之人；咱到這營裏，侍候着營長，早早晚晚，差不離也四年啦，纔有今日；營長把我當做他的心腹近人，大事小事，好事壞事，一齊交託與咱，有不能對人家說的話，也對咱說，有不能不背人家的事，也不背着咱；這是爲了什麼？營長口裏不說，咱心裏還能不知道麼？這是營長明白咱的忠心好意，感激報恩，所以他使用我，信我，那怕他罵打，他不怪我，我不恨他，別說這九千塊錢，就是九萬塊錢，也不肯欺

瞞咱姓趙的呀。

老李

（聽得這番慨然直談，便知取銀非易，卻還不肯歇手）大哥，您這個話，說得真明白呀！營長有事，不肯欺瞞了你，爲的是他念着姓趙的好處，大哥，姓趙的真好福分呀！

趙大看了他一眼。

老李

（連着說）胡金標受凍成病，不能上操，湯藥不全，睡在棚裏受罪，營長沒念着呀！張得勝除人糧食，領不着餉，還不了帳，跟人口角打架，回來記過，監禁三天，營長沒念着呀！諸位弟兄，讓人支過來，摔過去，趕着，罵着，好似西路落地，不會開口的牲口，一句話回得不合，三十，五十軍棍，打完啦，還得支撐着傷痛，謝恩當差，營長沒念着呀！幹了這個扛槍的買賣，處處招恨，做了好事，滿不提，壞事不論什麼，都歸在咱們身上，祖宗八代，都給人罵够啦，營長沒念着呀！京北戰事，弟兄們糊裏糊塗，傷傷死死，到底圖了什麼，幾百人埋在一坑，上無墓土，下無棺木，營長沒念着呀！有人把咱們當做個人來着！

趙大皺了眉，默然無話。

老李

這領來的餉，咱打聽得確實，計算過多時；這又不是營長自己的錢，藏着不發，多半是存了剋扣軍餉的心，他的來歷不明，咱們以賊偷賊，也沒罪過，洋錢到手，立刻別處投軍，他也許怕人議論，不敢聲張，就使拿咱，咱們穿過林子，遠走高飛得久了！

趙大仍有不以爲然的意思。

老李

這屋子裏的銀子，就您大哥知道，別人翻箱倒籠的費事，還許找尋不着，況且您是家貓，咱